



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

我在博华拉二胡

张五星

2013年1月27日

因妻子撰写《南加州华人发展史》采访博华民乐团，让我知道了圣地亚哥还有这么一个“群众组织”的存在。仗着当年我插队时拉小提琴的一些功底，斗胆加入了这一团队，转型改拉二胡。如果说我是为了宏扬东方文化，促进中美交流而贡献力量，那是拔高自己。其实我内心只是想有能消遣、娱乐的场合，更愉快地打发时光。

加入乐团参加排练，首先是乐在其中。以往观看各种演出，我总喜欢花钱去剧场欣赏，感觉身临现场比在电视上观看更容易引起共鸣。如今置身于乐队之中，弦乐声、管乐声此起彼伏；琴声，笛声，箏声、阮声、鼓声、喇叭声不时在我的前后左右切入，以绝对立体的音响效果在耳边环绕。而且还能摆弄二胡，发出点自己的声音与大家互动，就象乐曲听到动情处，也附和着哼唱几句一样，那境况犹如“身边山花竞烂漫，我在丛中笑”，是圈外人难以领略的另一种享受。

我们团的团友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走到一起来的。最早的发起人是丁品和涂驰夫妇、刘斌和王俊夫妇，还有胡颂雷女士。八年前，他们出于对民族音乐的兴趣，每周聚会在一起，合奏娱乐。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，逐步向乐团的方向发展。并走出去在周边社区的各种文化节庆活动中表演。从而吸引了有共同爱好的人才加入。随后几年里，一个个有专业水准的导演、指挥、编剧以及弦乐、管乐的独奏演员，相继聚集在博华的旗下，使乐团具备了演奏民族管弦乐的架构和实力，并形成了一个核心。乐团从刚开始时的七、八个人发展到如今的四十二人。从合奏简单乐曲的小乐队，成长为有高、中、低三个声部；由管乐，弦乐，弹拨乐和打击乐组成的中型民族乐团。乐团数年坚持每周排练，整体水平明显提升。逐步由参予演出插节目，发展为自己独场演出，被人们誉为“业余团队，专业水准”。

在故乡时，我常以己之长比别人之短：与企业家在一起，我显示会写文章，与记者同行在一起，我显示会做生意。在二胡专家面前，我擅长拉小提琴。有球艺比我高的人在，我就与他论下象棋。不想，进入博华民乐团，我这一小伎俩根本就行不通。我发现，团里许多谦和礼让，不张不扬的“同行”都是深藏不露的多面高手。

乐团的首席指挥刘连祥是我在乐团最先认识，交往最多的一位。他在应该读书的年龄，却遇上了文革动乱。在无书可读，无事可干，音乐学院关门的情况下，师从乐团首席指挥的老师学习音乐。



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

凭借机缘和天赋，他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，是个非学院派的“科班出身”。十六岁被一家部属地方企业文工团录取，半年后担任乐团指挥。他站在台上挥舞起指挥棒，时而如行云笔端，描绘和风细雨，时而如魔杖施法，掀起电闪雷鸣。潇洒的动作，翩翩的风度，充满美男子的魅力。更让我叹服的是他的多才多艺。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，报告文学，诗歌等作品。到美国后，如今是一家网站的总裁，还跨行业在电子领域，自己研发同步教学视频。是一位干哪一行都能冒尖的全才。

我认识了十多年的张小南，平日总是乐呵呵的，脸上常挂着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那经典微笑。以前只知道他毕业于北大，是电机工程博士。在单位是工程经理，在家中是模范丈夫。进入乐团才知道他还是乐团里的台柱子，能导演会编剧，尤其是独奏京胡、二胡的水平，在圣地亚哥享有盛誉。近日看了他写的一篇文章，没想到文采也妙笔生花，不是专业胜过专业。任何一手亮出来，都耀得我睁不开眼。

看过王蔚屏独奏扬琴，我以为她是音乐学院专攻扬琴的高才生。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报导博华民乐团的文章，才知道王蔚屏是美国的生物博士，并获得了美国 MBA 学位。在“玩儿”上，也从小就含糊，很小年龄就以八级考级，获得过长沙市童星大奖。在大学期间，就曾任民乐团的首席扬琴。

对肖俊俏的了解，也让我佩服有加。读高中期间，正是莘莘学子全力拼搏迎接高考的关键阶段。而她却偏偏“浪费”时间，玩儿葫芦丝。高考、“娱乐”两不误，顺利考入浙江传媒学院。毕业后来美留学，在取得教育硕士学位后，去年又开始了攻读教育博士学位。早在湖南卫视实习编导时，她表演的葫芦丝即在北京的一次比赛中获得金奖，还曾代表中国赛区赴韩国参加国际比赛，也夺取金奖凯旋。

在我前面拉二胡的张现新，动作娴熟，姿势优美，一看就有很深的功底。听了丁团长介绍，才知道这位化学博士，多年前在犹它州盐湖城时就创办过民乐团。编曲、指挥样样身手不凡，让同行折服。

与丁团长等五人一起创办乐团的刘斌，也是才艺双馨。他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是中科院工程硕士。他擅长管乐。东方的笛、箫、锁呐、葫芦丝；西方的长号、黑管、双簧管，他吹奏的水平都技艺过人。人们赞誉他让业余爱好超越所学专业是能把情人变老婆。

与这么一群“双料”成功者为伍，欣喜之余我感叹，这人与人就没法儿比。能行的哪样儿都行。没出息的哪一样儿都提不起来。上帝为什么就偏爱他们。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受熏陶，他们怎么就能各方面都这么优秀？



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

遥想当年我插队时，借了一把小提琴从《东方红》、《北风吹》学起，那时玩儿乐器就象现在的孩子琢磨电子游戏的玩儿法一样，凭兴趣找几本入门书籍，边琢磨边练习。无人指导，不用考评，不拉没人过问，拉不好却有人嫌烦。能跟着广播喇叭拉支流行小曲就很满足。如今，在美国有了组织，也就有了目标，有了责任感。怕影响团队整体水平的压力，让我从内心深处打消了凭兴趣一曝十寒的心理。每周排练时与大家聚集在一起，随着指挥棒的挥舞，学习各种乐器的协调，加深对乐曲内容，特色和表现手法的理解，熟悉不同乐器的配合以及节奏快慢，音量强弱。把要展现的复杂内容，完美地整体表现出来。我加入博华乐团后，还不断的有新人参加。每有新人入团，指挥刘连祥就会让他在全团人员面前独奏。有一次排练休息时，刘指挥要我作独奏的准备，让我一下想起南郭先生。不过我倒是没想溜，只是懊悔没抓紧时间早点多练几次，能展示的更好一些。这天我认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。团里的网站收藏有各种乐曲。按一下键各种名家演奏的「夜深沉」就能在屏幕上让我反复观摩。我背熟了曲谱，揣摩着他们的特色，然后跟着这些名家合奏。几周下来，虽不能神似，已有些形似。为了快速提高技艺，我拜师科班出身在大学专修二胡的陈中生指导我练习。有高师的指点和过去的基础，加上自认为我不是朽木，深信也会象团里的“同事”一样，业余也要有业余的档次，玩儿也要玩儿出水平。

因为是业余组织，难免会有人才流动，出现会弦乐的人多，而低音和打击乐缺人的现象。团里的几个骨干，就会根据人员状况重编伴奏曲谱，并根据各种器乐的需求，调整团员的演奏位置，让多面手团员补缺补漏。一次休息时，在后面打鼓的黄颂译与二胡家陈中生合拉二胡，他那协调的动作，优美的琴声，显出很高的造诣。我原以为敲鼓简单易学，谁干都能胜任。来自新加坡的黄先生是因为不会乐器，才当鼓手。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是因为打击乐组力量薄弱，他就哪里需要那里去，那里缺人他到哪儿。来自香港的老夏汉光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为了提高水平，拜陈中生为师，每天练完要出演的曲谱，还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基础课程学起。

以上这些人和事，都让我感受到了博华人的素质和精神。我为自己是博华乐团的一员而自豪。